

共軍參與俄羅斯東方 2018 軍演之意涵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hinese PLA in the Russian Vostok-2018 Exercises

祁志榮

2018年9月11-17日，俄羅斯舉行名為「東方2018」(Vostok-2018)的軍事演習。該演習規模，依據俄方官員的說法，是1981年蘇聯舉行的「西方81」(Zapad-81)以來，俄羅斯舉行的最大演習。1981年Zapad演習動員約10-15萬軍隊，是蘇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而此次東方2018更甚當年。俄方亦邀請了大陸解放軍及蒙古部隊共同參與。土耳其雖也在受邀之列，但因為顧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並未派遣實兵參加，僅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軍演。

壹、東方2018演習概況

依據俄羅斯總參謀長Valery Gerasimov指出：該演習集結了俄羅斯東部和中部軍區，北方艦隊和空降以及航空航天部隊。共有29.7萬名軍人參加，1000多架飛機，直升機和無人飛行器；出動36,000輛坦克，步兵戰車，裝甲運兵車和其他車輛，且動用80艘軍艦和支援船艦。按照演習計劃，組建了兩個對抗單位：中央軍區第2、第41師，第14空軍師和防空部隊和北方艦隊是演習「藍軍」，東部軍區第5，第29，第35和第36師，第11空軍師和防空部隊、太平洋

艦隊合組演習「紅軍」。演習場域分布在 5 個聯合武器訓練場(Tsugol、Bamburovo、Radigino、Uspenovskiy、Babinski)，4 個空中和防空訓練場(Litovko、Novoselskoye、Telemba、Bukhta Anna)，白令海、鄂霍次克海，阿瓦恰斯基和克羅諾茨基海灣的水域。全程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持續兩天，參演人員將完成計劃作業，部隊機動及後勤支援相關措施，第二階段則部隊依據計畫採取實際戰術作為。¹

演習的另一個重點在楚戈爾(Tsugol)訓練場，楚戈爾位於西伯利亞、蒙古及大陸東北三地不遠處。該訓練場強調訓練條件與真實情況非常相似，共有 15 條目標線，8 個飛機目標區和 19 個導彈部隊和砲兵彈著區。為使目標更真實，有 212 輛裝甲車標靶，超過 2,800 個目標，其中 1,200 個為重型武器和軍事設施模擬體，分佈在 8 公里寬、24 公里深範圍內，使參演部隊能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共及蒙古的部隊全程在楚戈爾訓練場參與演習。演習公布的新聞中也提及參演官兵全程以野營方式過夜，磨練參演人員心志。此次演習除了受邀的中、蒙兩國實際派兵前往外，另有 59 個國家的 87 名觀察員共同參與這個由俄羅斯主導的軍力演出。

貳、共軍參與軍演情形

大陸宣稱參與「東方 2018 軍演」是歷年來派遣兵力進行境外訓練規模最大的一次。共軍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邵元明中將擔任演習導演部中方總導演，並編組了北部戰區第 78 集團軍 115 合成旅下屬 4 個營、68 旅轄屬 3 個營以及支援保障單位。78 旅、陸航 79 旅所轄部分單位，聯合編組了東方-2018 解放軍參演部隊。在

¹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 Centre for State Defence Control hosted briefing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maneuvers Vostok-2018," http://eng.mil.ru/en/news_page/country/more.htm?id=12194442@egNews

武器裝備方面，115 旅派出了 ZBL-08 式輪式步戰車、81 式 122 火箭炮；68 旅為 99 式主戰車、ZBD-86 式步戰車、07 式 122 自走砲。在飛機方面則包括，武直 9、直 19、殲轟 7A (JH-7A) 等各式定翼及旋翼機種。以部隊類型而言，已達到師級的作戰規模（4 個旅級單位）之戰略層級。就武器而言，陸軍地面各項主戰武器及直昇機屬地空整體作戰層次，加上投入殲轟機入，達到軍種聯合的規模。

邵元明表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呈現更加積極的發展勢頭，進入高水準、大發展的新時代。中俄兩國積極發揮大國作用承擔大國責任，樹立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典範，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俄國演習新聞對共軍也有以下的報導：「中國空軍的直升機由俄羅斯採購的 6 架 Mi-171 直升機，9 架 Z-9 直升機和相同數量的 Z-19 直升機代表。飛機和直升機已經重新定位，位於東部軍區作戰機場，將參與俄羅斯武裝部隊和人民解放軍聯合實際行動的主要階段。」；「在楚戈爾訓練場，俄、中兩國的砲兵，聯合摧毀模擬敵人的先進控制站，和射擊裝備。根據想定，解放軍機步旅的 MLRS 車組人員和 81 式營摧毀假想目標。在清除了敵關鍵設施後，砲兵部隊進行反擊並進一步破壞其據點。」從俄國演習新聞報導內容可以瞭解，解放軍與俄軍在楚戈爾採取聯合演練的運作方式。聯合演習最困難的是不同部隊的溝通，從兵棋符號、敵我識別、通信規範等各項細節，都要事先進行完整的協調，以確保演習順利進行。

參、共軍參與東方 2018 軍演的意義

此次共軍參與俄羅斯東方-2018 演習，經審視各方面的資料，大致歸納為三個層面的意義，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 戰術層面

此次共軍參與東方 2018 演習獲取較為具體的成果，要算是戰術層面。俄羅斯與大陸國防部網站與新聞中多次強調，此次參演的俄羅斯部隊，曾經參與敘利亞內戰，並且在敘利亞內戰中，獲取新的裝甲戰術。中方參演的軍官李抒音大校就提到：「這次的東部軍區司令茹拉夫廖夫上將，曾到敘利亞參戰過，而且他也是這一次軍事行動的指揮員之一。這些官兵將會帶著他們在敘利亞所獲得的實戰經驗進行展現。」又說：「俄軍坦克分隊就創建了一種『坦克迴旋』的戰術。這種戰術就是每三輛坦克一組，第一組坦克對敵實施密集的火力突擊；第二組坦克實施偵察，以發現新的目標；第三組坦克進入陣地，準備下一步的行動。這種戰術的好處，是以少量的兵力對敵進行不斷的突擊。」

共軍現階段最需獲得的是登陸、空降、城鎮戰的戰術經驗，敘利亞內戰在俄國及伊朗對其政府軍的支援下，反對派及其盟軍受到了有效的壓制。因而俄軍戰車進入城鎮發揮戰力，是此次解放軍參加東方軍演的一個重要收穫。中國大陸雖然有許多不同地形可做移地訓練，但是出國訓練的條件較國內訓練的環境更為嚴苛，其經驗更是難能可貴。

(二) 中俄雙方對聯合軍演之意願分析

從上述中、俄兩國參與軍演的規模來看，此次俄羅斯舉辦的軍演，大陸並不如西方軍演般，派遣相對應規模的軍力參與，這個現象值得深究。以下就以交叉分析的方式，探討兩國對此次演習意願強弱的推估。

| 項目 | | 俄羅斯 | |
|----------|-----|------------------|--------------------|
| | | 意願強 | 意願弱 |
| 中國 大陸 | 意願強 | 雙方參演兵力概等（實際尚未發生） | 俄羅斯對中共採取「聯而不合」的方式 |
| | 意願弱 | 中共採取「權變策略」應對美國挑戰 | 雙方不會舉行聯合軍演（實際並未發生） |

上面的交叉分析圖中，第 2 象限及第 4 象限因現實情況並未發生，故本文略去不論。以下針對第 1 象限的俄國意願不高及中國大陸意願不高的原因，分別分析如下。

(1) 俄羅斯對中共「聯而不合」：若由此角度來看，中方參與軍演象徵意涵大於實質意涵。有觀察家認為，中俄軍演似乎就是大陸與俄羅斯更緊密的聯盟的象徵，但此論有些許的不足處。首先就參演軍力配比上，俄軍與共軍比例約為 100：1，在演習科目上，俄軍包含了海陸空及導彈部隊，解放軍僅參加楚戈爾一地的地面部隊演習科目，海、空、導彈則付之闕如。若以高司演習為目標，大陸亦應派遣海軍、空軍及火箭軍等部隊共同參演，才能達到「聯合演習」的全面協同效果。其次，大陸派出部隊攜帶的武器裝備，並非精銳項目。以戰車為例，共軍的新式 99G 主戰車、武直 10 式攻擊直昇機都缺席；反倒是俄軍部分精銳盡出。第三如前文提到，俄羅斯此次也邀請了蒙古國與土耳其參演，蒙古有派部隊，但土國派出觀察員，若俄羅斯並未邀請解放軍參演，則實際上此次東方 2018 軍演的性質是一個以俄羅斯為主體，其他國家為客卿的軍事演習。論部隊規模、演習場域、武器新穎等程度，客卿都無法與地主相比。因此若解釋為「中俄」兩國更緊密的盟邦，顯然與實況有所落差。最後，要觀察俄羅斯與中共關係還要將與中共有衝突的周邊國家納入

考量，今年俄羅斯已宣布要售予印度 S-400 防空飛彈，而印度與中共有洞朗之爭，俄國對印度軍售先進武器，相信對中共不會滿意。中共參與俄國軍演，象徵意義大大於實質，距離所謂「聯盟」尚有段距離。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共此次積極參與俄羅斯軍演與另一件事息息相關，那就是每兩年一度，以美國為首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解放軍於 2014、2016 年參與，今年卻被「取消邀請」。無獨有偶的，俄羅斯原本也曾參與 RIMPAC，但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美國便不讓支持烏克蘭民兵的俄羅斯參加軍演。²顯然，中俄兩國都被美國刻意排除在外。從俄羅斯邀約中國大陸及蒙古共同參與東方演習來看，有與美國互別苗頭之意。就中共國家戰略而言，無論是參加美國的 RIMPAC 或是俄羅斯的軍演，都是向國外結盟的一個訊號。今年派遣 3 千餘人，4 年後可能派遣更大規模的兵力；今年演習科目僅以陸軍為主，下一屆海空軍或更高層級的項目亦可能加入。今年共軍參與俄國境內軍演只是開端，日後的發展可以繼續觀察。

（2）中國大陸的「權變策略」：就大陸的國際競合而言，早在毛澤東時期就定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導原則。鄧小平時期則遵奉「經濟發展」主軸，韜光養晦。經過江澤民、胡錦濤的經營，目前大陸國力在軟、硬體方面都有所成長的條件下，要不要親自面對美國的挑戰，對當前的習近平而言已是個難題。美國川普政府公布其《2018 年國防戰略》報告，已將俄羅斯、中國大陸認定為「修正主義強權」，而列美國三大威脅之首。顯然大陸要出頭獨擔美國挑戰，或是與俄羅斯結盟共同對抗美國，則各有盤算。如以

² 呂學仁，〈不滿南海軍事化〉，《全球防衛雜誌》，第 407 期（2018），頁 1-3。

中國大陸的角度，則有以下三個面向，分析大陸國家戰略中可能的機會與挑戰。

第一，以中共整體國力與解放軍兵力而言，若侷限於近海，並採行多邊策略，或現狀措施，降低美國戒心，不容易形成對抗的情勢。而在關鍵問題，特別是台海問題，採用拖延戰術，如同毛澤東的「不稱霸」，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則美國不視大陸為威脅體（甚至是潛在爭取對象），大陸可執行「亞洲的門羅主義」，以其國力之雄厚，為亞洲「一洲之霸」，綽綽有餘，此為「韜光策略」。

第二，若大陸執意要出頭當美國的頭號敵人，且在周邊區域分別與印度、越南、日本等主要國家產生衝突，此為「對抗策略」。美國可以輕易與上述國家結盟，共抗中國大陸，將「中國威脅論」從理論「現實化」，短期間內，大陸將受到許多方面的挑戰。問題是大陸有無能力「同時」面對上述挑戰，實有待觀察。「中興事件」或許可以作為吾人評估的要項。³

第三，大陸主觀上認為已無韜光養晦之必要，但客觀上又忌憚以美國為首的挑戰，則採取「摸著石頭過河」方式徐圖緩進。換言之，不預設立場，採取靈活應變，見招拆招。若美國默聲則軟土深掘，若美國抗議則點到為止，此為「權變策略」。此種方式既能夠拓展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又能夠閃躲來自美國的挑戰。唯一是在大國的顏面上，恐無法服人。就共軍參與俄國軍演的狀況分析，解放

³ 中興通訊於 2016 年 11 月 30 日和 2017 年 7 月 20 日（函件標記日期）呈交美國政府函件，表示將會懲處或已懲處多名涉及違反美國出口禁令的員工，但是中興對其中多人的懲處一直未有執行，直至美方於 2018 年 2 月查詢後始執行，被美方認為中興作出虛假陳述及違反和解協議。2018 年 5 月下旬，外界估計中興通訊因為美國制裁而造成的損失至少有 200 億人民幣。2018 年 7 月 13 日，在中興通訊繳交 14 億美元罰款及保證金後，美國商務部正式解除對該公司的出口禁令，中興可以重新向美國公司購買零件，恢復正常生產，事件正式結束。

軍派遣的部隊僅佔少數，此演習以俄羅斯為馬首，美國的關注就不會如此醒目，又能獲得與俄國聯合之利。足見「權變策略」不失為適切可行的方法。

（三）中國大陸地緣戰略發展之評估

大陸自習近平上台之後，挾其強大的國力，頻頻的體現在國際場合中，讓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影響力。而以地緣戰略分析，中國大陸西側為內陸，東側為海洋。歷史上中國的發展以陸路為主，早自漢唐期間便已向西發展「絲路」。清代中期以前，中國歷代的威脅都來自西方及北方，反而東方海域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屏障，因此，中國重陸輕海自古皆然。

然自二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匹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以共黨為頭號敵人，發展出圍堵策略，並且從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至澳洲建立起第一島鏈防禦線，並向西至關島發展第二島鏈防禦線。此外，1990年代後，東海與南海地區因發現巨量資源，使得周邊國家競相聲索，島礁彈丸之地，炙手可熱，地區衝突亦時有所聞。而中共自習主政後，因調控國內生產力，並結合向西發展的策略，提出了一帶一路的規劃，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閃躲美國的「圍堵」，開拓西進路線，兩線交會於威尼斯。到目前為止，一帶一路透過基礎建設的建構，已粗見規模，未來發展可繼續觀察。

從以上評估發現，中共向東面海洋的挑戰要大過向西面陸路發展。綜合中國大陸目前面對的各項挑戰與努力，我們以12個字總括未來中國想要立足世界並貫破美國的威脅。那就是「保三海，破兩鏈；依帶路，勤遠略」。所謂「保三海」是指要確保東海、台海、南

海的戰略優勢，也就是說，中共必須建構足以「同時」掌控三海周邊國家的軍事實力。因為三海其實是美國的戰略前線，保三海則第一島鏈自然瓦解，終極目標則是突破第二島鏈圍堵。



另一方面，在西方則是依恃「一帶一路」的經濟規模，確保能源安全戰略及防止來自東面的封鎖。若以此次與俄羅斯東方軍演的兵力與課目納入地緣戰略中，則可顯示中共在保三海，破兩鏈的議題上並未與俄羅斯有交集，而陸軍合成旅及空軍的聯合演練可視為對陸路掌控的概念。儘管當前中國大陸要完成東西兩向的地緣戰略目標，挑戰很多，但就長期而言，中共海空軍的擴張，航艦戰鬥群的建構正與此符節相合，此將是未來觀察的重點項目。

肆、結論

無論中共因為何種原因參與俄羅斯東方 2018 軍演，無疑的在形式上與實質上都已經有所收穫。相信演習之後，兩國將逐漸強化軍事合作關係，最後朝向軍事同盟邁進。另一方面，預判下一屆的東方演習，(可能是 Vostok-2022) 中國大陸應會援例派部隊參加，而參演部隊的層級、人數與武器性能，可視為該屆演習前後，中俄兩國關係緊密程度的指標。另一方面，受限於與北約國家的限制，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共同舉辦的西方-2017 演習 (Zapad-2017) 無論在規模與範圍上，都比不過東方演習。但西方 2017 演習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所派遣的部隊數量概略相等，未來東方演習會不會發展如西方演習一般，派遣兵力概等聯合演習有待觀察。甚至演習參與國未來互相簽署相關協定或軍事同盟條約，則是未來東方演習可供持續觀察的重點。